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十七回 真活命龍府棲身 假死人柏家開吊

話說柏小姐在他親娘墳上哭訴了一場，思思想想，腰間解下了羅帕一條，哭哭啼啼，要來上吊。不想那些松樹都是兩手抱不過來的大樹，又沒有接腳，又沒有底枝，如何爬得上去？可憐小姐尋來尋去，尋到墳外邊要路口，有一株矮矮的小樹。小姐哭哭啼啼，來到樹邊，哭道：“誰知此樹是我終身結果之歸宿！”悲悲切切，將羅帕繫在樹上，拴了個扣，望裏一套。當時，無巧不成詞，誰知上吊的這棵樹，原是墳外的枝杈，攔在路口。小姐纔吊上去的時候，早遇見一位救星來。 你道這個救星是誰？原來柏太太墳旁邊，住了一家獵戶，母子兩個。其人姓龍名標，年方二十多歲；他住在這松園旁邊十字路口，祇因他慣行山路，武藝非常，人都叫他做穿山甲。他今日在山中打了些獐貓鹿兔，挑在肩上回來，祇顧低頭走路，不想走到十字路口，打這樹下經過，一頭撞在小姐身上。小姐雖然吊在樹上，腳還未曾離地，被他正撞了一頭。龍標吃了一驚，抬頭一看，見樹上吊著一個人，忙忙上前抱住。救將下來一看，原來是個少年女子，胸尚有熱氣。龍標道：“此女這等模樣，不是下賤之人。且待我背他回去，救活了他，便知分曉。”忙忙下馬，又解下野獸，放在地上，背了小姐，一路回家。走不多遠，早到自家門首，用手叩門。龍太太開門，見龍標背了一個人回來。太太驚疑，問道：“這是何人。”龍標道：“方纔打柏家墳上經過，不知他是那家的女子，吊在樹上，撞了我一頭，是我救他下來的，還好呢，胸前尚有熱氣，快取些開水來救他。”那龍太太年老之人，心是慈悲的，聽見此言，忙煎了一碗姜湯拿在手中。娘兒兩個將小姐盤坐起來，把姜湯灌將下女。不多一時，漸漸清醒，過了一刻，長嘆一聲：“我好苦呀！”睜眼一看，見茅屋籬笆，燈光閃閃，心中好生吃驚：“我在松樹下自盡，是那個救我到此？”龍太太見小姐回聲，心中歡喜，扶小姐起來坐下，問道：“你是誰家的女子，為何尋此短見？快快說來，老身自然救你。”小姐見問，兩淚交流，祇得將始末根由細說了一遍。龍太太聽見此言，也自傷心流淚，道：“原來是柏府的小姐，可憐，可憐！”小姐道：“多蒙恩公搭救，不知尊姓大名，在此作何生理。”太太道：“老身姓龍，孩兒叫做龍標，山中打獵為生。祇因我兒今晚回來得早些，經過十字路口，撞見小姐吊在樹上，因此救你回來。”小姐道：“多蒙你救命之恩。祇是我如今進退無門，不如我還是死的為妙。”龍太太道：“說那裏話。目下雖然羅府受害，久後一定升騰。但令尊現今為官，你可寄一封信去，久後自然團圓，此時權且忍耐，不可行此短見。自古道得好：山水還有相逢日，豈可人無會合時！”

小姐被龍太太一番勸解，祇得權且住下，龍標走到松樹林下，把方纔丟下的馬叉並那些野獸尋回家來，洗洗手腳，關門去睡，小姐同龍太太安睡，不提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不表小姐身落龍家。且言柏府中侯氏太太，次日天明起身，梳洗纔畢，忽見丫鬟來報道：“太太，不好了！小姐不見了！”侯氏聞言大驚，問道：“小姐怎麼樣不見了？”丫鬟道：“我們今日送水上樓，祇見樓門大開，不見小姐。我們祇道小姐尚未起來，揭起帳子一看，並無小姐在內；四下裏尋了半會，毫無影響。特來報知太太，如何是好？”太太聽得此言，“哎呀”一聲，道：“他父親回來時，叫我把甚麼人與他？”忙忙出了房門，同眾丫鬟在前前後後找了一回，並無蹤跡，祇急得抓耳撓腮，走投無路。忙叫丫鬟去請侯相公來商議。當時侯登見請，慌忙來到後堂道：“怎生這等慌忙？”太太道：“生是為你這冤家，把那小賤人逼走了，也不知逃往何方去了，也不知是否尋了短見？找了半天，全無蹤跡，倘若你姑父回來要人，叫我如何回答？”侯登聽了，嚇得目瞪口呆，面如土色，想了一會道：“他是個女流之輩，不能遠走，除非是尋死，且待我找找他的屍首。”就帶了兩個丫鬟到後花園內、樓閣之中、花樹之下，尋了半天。全無形影，侯登道：“往那裏去了呢？若是姑爺回來曉得其中原故，豈不要我償命？那時將何言對他，就是姑丈好商議，倘若羅家有出頭的日子，前來迎娶，那時越發淘氣，如何是了？”思想一刻，忙到後堂來與太太商議。侯氏道：“還是怎生是好？”侯登道：“我有一計，不與外人知道，祇說小姐死了，買口棺木來家，假意發喪掛孝，打發家人報信親友知道，姑丈回來，方免後患。”太太道：“可寫信與你姑丈知道麼？”侯登道：“自然要寫一封信前去。”當下侯氏叫眾丫鬟在後堂哭將起來。外面家人不知就裏。侯登一面叫家人往各親友家報信，一面寫了假信，叫家人送到柏老爺任上去報信，不提。

那些家人祇說小姐當真死了，大家傷感，不一時，棺材買到，抬到後樓。夫人瞞著外人，弄些舊衣服，裝在棺木裏面；弄些石頭包在裏面，忙忙裝將起來，假哭一場。一會兒，眾親友都來弔孝，猶如真死的一般。當時侯登忙了幾日，同侯氏商量：“把這棺材送在祖墳旁邊纔好。”當下請了幾個僧道做齋理七，收拾送殯，不表。

且話柏玉霜小姐住在龍家，暗暗叫龍標打聽消息，看看如何。那龍標平日卻同柏府一班家人都是相好的，當下挑了兩三隻野雞，走到柏府門首一看，祇見他門首掛了些長幡，貼了報訃，家內鑊鉞喧天做齋理七，龍標拿著野雞問道：“你們今日可買幾隻野雞用麼？”門公道：“我家今日做齋，要他何用？”龍標道：“你家為何做齋？”門公道：“你還不曉得麼？我家小姐死了，明日出殯，故此今日做齋。”龍標聽得此言，心中暗暗好笑道：“小姐好好的坐在我家，他門在這裏活見鬼。”又問道：“是幾時死的？”門公道道：“死了好幾天了。”又說了幾句閑話，拿了野雞，一路上又好笑又好氣。走回家門，將門公之言向小姐細說了一遍，小姐聞言怒道：“他這是掩飾耳目，瞞混親友。想必這些諸親六戚當真都認我死了。祇是我的貼身丫鬟也都聽從，並不聲張出來，這也不解然。他們既是如此，必定寄信與我爹爹，他既這等埋滅我，叫我這冤讎如何得報，我如今急寄一封信與我爹爹申明衷曲，求我爹爹速差人來接我任上去纔是。”主意已定，拔下一根金釵，叫龍標去換了十數兩銀子買柴米，剩下幾兩銀子與龍標作為路費，寄信到西安府柏爺任上去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